

虞
初
新
志

虞初新志卷之六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張南垣傳

吳偉業 駿公

張南垣名漣。南垣其字。華亭人。徙秀州。又爲秀州人。少學畫。好寫人像。兼通山水。遂以其意壘石。故他藝不甚著。其壘石最工。在他人爲之。莫能及也。百餘年來。爲此技者。類學嶄巖嵌特。好事之家。羅取一二異石。標之曰峯。皆從他邑輦至。決城闔壤道路。人牛喘

汗僅而得至。絡以巨繩。鋼以鐵汁。刑牲下拜。剗顏刻
字。鈎填空青。穹窿巖巖。若在喬嶽。其難也如此。而其
旁又架危梁。梯鳥道。游之者鈎巾棘履。拾級數折。偃
僂入深洞。捫壁投罅。瞪眙駭栗。南垣過而笑曰。是豈
知爲山者耶。今夫羣峰造天。深巖蔽日。此夫造物神
靈之所爲。非人力可得而致也。況其地輒跨數百里。
而吾以盈丈之址。五尺之溝。尤而効之。何異市人搏
土以欺兒童哉。惟夫平岡小坂。陵阜陂隴。板築之功。
可計。日以就。然後錯之以石。基置其間。繚以短垣。翳

以密篠若似乎奇峰絕嶂。鼎鼎乎墻外。而人或見之也。其石脉之所奔注。伏而起。突而怒。爲獅蹲。爲獸攫。口鼻含呀。牙錯距躍。決林莽。犯軒楹。而不去。若似乎處大山之麓。截豁斷谷。私此數石者。爲吾有也。方塘石洫。易以曲岸。迴沙。邃闔雕楹。改爲青屏白屋。樹取其不凋者。松杉檜栝。雜植成林。石取其易致者。太湖堯峰。隨宜布置。有林泉之美。無登頓之勞。不亦可乎。華亭董宗伯位宰。陳徵君仲醇亟稱之曰。江南諸山。土中戴石。黃一峰吳仲圭常言之。此知夫畫脉者也。

羣公交書走幣。歲無慮數十家。有不能應者。用爲大恨。願一見君。驚喜歡笑如初。君爲人肥而短黑。性滑稽。好舉里巷諧謔。以爲撫掌之資。或陳語舊聞。反以此受人嘲弄。亦不顧也。與人交。好談人之善。不擇高下。能安異同。以此游於江南諸郡者五十餘年。自華亭秀州外。於白門。於金沙。於海虞。於婁東。於鹿城。所過必數月。其所爲園。則李工部之橫雲。虞觀察之預園。王奉常之樂郊。錢宗伯之拂水。吳吏部之竹亭。爲最著。經營粉本。高下濃淡。早有成法。初立土山樹木。

未添巖壑已具。隨皺隨收。烟雲渲染。補入無痕。卽一
花。一竹。疏密。敬斜。妙得俯仰。山未成。先思着屋。屋未
就。又思其中之所施設。牕牖几榻。不事雕飾。雅合自
然。主人解事者。君不受促迫。次第結構。其或任情自
用。不得已。骯髒曲隨。後有過者。輒歎惜曰。此必非南
垣意也。君爲此技。旣久。土石草樹。咸能識其性情。每
創手之日。亂石林立。或臥或倚。君躊躇四顧。正勢側
峰橫支豎。理皆默識在心。借成衆手。常高坐一室。與
客談笑。呼役夫曰。某樹下某石。可置某處。目不轉視。

手不再指。若金在冶。不假斧鑿。甚至施竿結頂。懸而下縫。尺寸勿爽。觀者以此服其能矣。人有學其術者。以爲曲折變化。此君生平之所長。盡其心力以求彷彿。初見或似久觀。輒非。而君獨規模大勢。使人於數日之內。尋丈之間。落落難合。及其既就。則天墮地出。得未曾有。曾於友人齋前。作荆關老筆。對峙平砥。已過五尋。不作一折。忽於其顛。將數石盤互得勢。則全體飛動。蒼然不羣。所謂他人爲之莫能及者。蓋以此也。君有四子。能傳父術。晚歲辭涿鹿相國之聘。遣其

仲子行。退老於鴛湖之側。結廬三楹。余過之。謂余曰。自吾以此術游江以南也。數十年來。名園別墅。易其故主者。比比是矣。蕩於兵火。沒於荆榛。奇花異石。他人輦取以去。吾仍爲之營置者。輒數見焉。吾懼石之不足留吾名。而欲得子文以傳之也。余曰。柳宗元爲梓人傳。謂有得於經國治民之旨。今觀張君之術。雖庖丁解牛。公輸刻鵠。無以復過。其藝而合於道者歟。君子不作無益。穿池築臺。春秋所戒。而王公貴人。歌舞般樂。侈欲傷財。獨此爲耳目之觀。稍有合於清淨。

且張君因淡就高。合自然。惜人力。此學愚公之術而變焉者也。其可傳也已。作張南垣傳。

張山來曰。疊山。疊石。另是一種學問。其胸中丘壑。較之畫家爲難。蓋畫則遠近高卑。疎密險易。可以自主。此則必合地宜。因石性。物多不當棄。其有餘物。少不必補。其不足。又必酌主人之貧富。隨主人之性情。猶必藉羣工之手。是以難耳。况畫家所長。不在蹊徑。而在筆墨。予嘗以畫上之景。作實境觀。殊有不堪遊覽者。猶之詩中烟雨窮愁字面。在詩

雖爲佳句。而當之者殊苦也。若園亭之勝。則止賴
布景得宜。不能乞靈於他物。豈畫家可比乎。

孫文正黃石齋兩逸事

方苞

望溪

杜先生岑嘗言歸安茅止生習於高陽孫少師道公天啟二年以大學士經畧薊遼置酒別親賓會者百人有客中坐前席而言曰公之出始吾爲國慶而今重有憂封疆社稷寄公一身公能堪備物自奉人莫之非如不能雖毀身家責難追況儉殼乎吾見客食皆鑿而公獨飯粗飾小名以鎮物非所以負天下之重也公揖而謝曰先生誨我甚當然非敢以爲名也好衣甘食吾爲秀才時固不厭自成進士釋褐而歸

念此身已不爲己有。而朝廷多故。邊關日駭。恐一旦
肩事任。非忍饑勞。不能以身率衆。自是不敢適口體。
強自勗厲。以至於今。十有九年矣。嗚呼。公之氣折逆。
奄明周萬事。合智謀忠勇之士。以盡其材。用危困瘡
痍之卒。以致其武。唐宋名賢中。猶有倫比。至於誠能
動物。所糾所斥。退無怨言。叛將遠人。咸喻其志。而革
心無貳。則自漢諸葛武侯而後。規模氣象。惟公有焉。
是乃克己省身。憂民體國之實心。自然而愾乎天下。
者。非躬豪傑之才。而槩乎有聞於聖人之道。孰能與。

於此。然惟二三執政。與中樞邊境事。同一體之人。實不能容。易曰。信乃豚魚。姍疾之臣。乃不若豚魚之可格。可不懼哉。

黃岡杜蒼畧先生。客金陵習明季諸前輩遺事。嘗言崇禎某年。余中丞集生。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意頗洽。黃公造次必於禮法。諸公心嚮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書史。撫節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觴黃公於余氏園。使顧佐酒。公意色無忤。諸公更勸酬劇飲。

大醉送公臥特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顧盡弛褻衣。隨鍵戶。諸公伺焉。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薦而命顧以茵臥。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寢。顧遂暱近公。公徐曰。無用爾。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卽酣寢。漏下四鼓。覺轉面向外。顧佯寐無覺。而以體傍公。俄頃公酣寢如初。詰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爲名士。賦詩飲酒。是樂而已矣。爲聖爲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公繫於金陵。在獄。日誦尙書周易數月。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我

侍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設。飲啖如平時。酬寢達旦。起盥漱更衣。謂僕某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旣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始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家。顧氏自按公時。自懟無何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語。在縉紳間。一時以爲美談焉。

金棕亭曰。甘食悅色。人情所不能已者。而兩公淡嗜好之性。出於自然。故爲千古第一流人物。覺閔

仲叔之不受豬肝。顏叔子之蒸盡。縮屋。尙未免爲
食色所累。望溪文直接史遷。今連綴二事。亦宛然
龍門合傳之體。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朝奉

郭老僕死而塋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予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嗇於福用當腰間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

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可毫髮。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園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解解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構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

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
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
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
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
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浚，託
諸緹校。訶察往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
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
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日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
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

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齧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細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張山來曰。老僕之奇不在後之戒酒。而在前之飲酒。蓋戒酒猶屬忠義之士所能。若飲酒則大有學問在。苟非日飲亡何。則當司徒盛時。其播惡造業。當不一而足矣。

五人傳

吳肅公

晴巖

天啓朝逆璫魏忠賢扇虐諸卿大夫以忠直被刑戮。怨憤徹閭里。匹夫匹婦髮豎心傷。然未有公然發憤。抗中貴。毆緹騎。不卹其身家之殞。惟義之殉。若蘇民之於吏部周公順昌者也。嘗讀頌天臚筆。及詢之吳父老。未嘗不擊節慨慕之云。初吏部負人望。謁告家居。時切齒朝事。令不便於民者。輒言之。當事蘇人德之。會都諫魏公大中被逮。所過州邑莫敢通。吏部輕才。候吳門。相持慟哭。罵忠賢不去口。爲約婚姻。奏炙

酒累日乃去。璫聞之怒。璫所私御史倪文煥劾吏部黨奸人。削籍蘇固已。人人目攝矣。天啓六年。織造中使李實以忠賢旨復坐講學聚徒。與都御史高公攀龍御史周公宗建諭德繆公昌期御史黃公尊素李公應昇俱逮治。詔使至蘇。吏部慨慷自若。而蘇民無少長皆憤五人。其最烈云五人者曰顏佩章曰馬傑曰沈楊曰楊念如曰周文元。佩章賈人子。家千金。年少不欲從父兄賈而獨以任俠游里中。比逮吏部。郡人震駭罷肆。而詔使張應龍文之炳者虐於民。民益

怒。穆莫敢先發。佩韋於是蒸香行泣於市周城而呼。曰。有爲吏部直者來。市中或議。或詢。或泣。或切齒。詈。或搏額。縮天。或卜筮占吉凶。或釀金爲臚。或趣裝走京師。聞鼓奔走塞巷衢。凡四日夜。泊宣詔。諸生王節。楊延樞。文震亨。徐汧。袁徵等。竊計曰。人心怒矣。吾徒當爲謁兩臺。以釋衆怒。又謂父老母過激。激祇益重吏部禍。父老皆曰諾。乃相與詣西署。將請於巡撫都御史。巡撫者毛一鷺。瑞私人也。是日吏部囚服同吳令陳文瑞由縣至西署。佩韋率衆隨之。而馬傑。

亦已先擊柝呼市中。從者合萬餘人。會天雨陰慘。晝晦人拈香如列炬。衣冠淋漓。履屐相蹴。泥淖沒脛。忤吏部昇肩輿。衆爭吊吏部。枳道不得前。吏部勞苦。諸父老佩章等大哭。聲震數里。移時抵西署。署設幃幕。儀仗應龍輿。諸緹騎立庭上。氣張甚。最下陳銀鑰。鉏鐐諸具。衆曰。屬。噉。咽。節震亨等前白。一驚。及巡按御史徐吉曰。周公人望。一旦以忤璫就逮。禍且不測。百姓怨痛。無所控告。明公天子重臣。盍請釋之以慰民乎。一驚曰。奈聖怒何。諸生曰。今日之事。實東廠矯詔。

且吏部無辜徒以口舌賈禍明公剴切上陳幸而得請吏部再生之日卽明公不朽之年卽不得請而直道猶存天壤明公所獲亦多矣一驚周張無以對而緹騎以目相視耳語謂若輩何爲者訝一驚不以法繩之而楊念如沈揚兩人者攘臂直前訴且泣曰必得請乃已念如故閭門粥衣人揚故牙儉皆不習吏部并不習佩章者也伺伏久之麾之不肯起緹騎怒叱之忽衆中間大聲罵忠賢逆賊逆賊則馬傑也緹騎大驚曰鼠輩敢爾速斷爾頭矣遂手銀鐺擲階者

然呼曰因安在速檻報東廠佩韋等曰旨出朝廷顧
出東廠耶乃大譁而吏部與人周文元者先是聞吏
部逮號泣不食三日矣至是躍出直前奪械縱騎笞
之傷其額文元憤衆亦俱憤遂起擊之炳之炳跳衆
羣擁而登欄楯俱折脫履擲堂上若矢石落自縱騎
出京師久驕橫所至凌轢郡邑長唯唯俟命蘇民之
激愕出不意皆踉蹌走一匿署閤緣楯動驚而墮
念如格殺之一踰垣仆渾中蹴以展腦裂而斃其匿
廟中騎則棘者俱搜得殺之一驚吉皆走匿王節等

知事敗而常衆氣方張時。卽欲前論止不可得。諸父
老練事者亦旋悔稍稍散。是日也緹騎之逮御史黃
公尊素者。適舟次胥江。掠於郭。執市人撻之。郭人聞
城中之毆緹騎也。亦毆之。焚其舟。擠水中。次日雨霽。
鄉大夫素服謁兩臺。策所以救地方。而一驚則夜已
密書飛騎白束轍。且草疏告變矣。檄下縣曰。誰爲聲
析聚衆者。誰爲蕪香號泣者。誰爲驍雄賈勇黨罪囚
而戕天使者。必悉誅無赦。始衆以吏部故用義氣相
感發。五人一呼。千百爲羣。聞捕誅稍稍懼。五人毅然。

出自承曰。我顏佩韋。我馬傑。我沈揚。我楊念如。我周文元。俱就繫。曰。吾儕小人。從吏部死。死且不朽。及吏部死。詔獄五人。亦斬於吳市。談笑自若。先刑一日。暴風雨太湖水溢。而廣陵人則言文煥家居。晝坐忽忽。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吏部來。忽不見。庭井石闢。飛起舞空中。良久乃墮。聲轟如雷。明年烈皇帝卽位。忠賢伏誅。吏部子茂蘭刺血上寃狀。詔卹吏部。誅文煥。蘇士大夫卽所夷瑞祠廢址。裒五人身首合葬。而嚮自表之。至今稱五人之墓云。

街史氏曰。庵寺之禍。古有弑君覆國者矣。而何物魏
逆威儀所偈。俾率土靡然。廉恥道喪。振古爲極矣。向
使中朝士大夫。悉五人者。則肆諸市朝。何有哉。五人
姓名具而人之無亦以人道之所存不於彼而於此。
歟。

張山來曰。此百年來第一快心事也。讀竟浮一大
白。

簫洞虛小傳

傅占術

今簫非簫也。蓋古尺八。近子臨川車袞擅其巧。今世稱洞虛子者是也。袞戴湖村人。字龍文。幼涉學。凡藝近文史者皆工。而尤妙于竹。凡竹之屬皆善。而最善者竅尺八也。自言年七歲弄俗簫成聲。輒惡其聲。十歲時得吳市簫吹之。亦不厭已。意然好彌甚。至坊語食剌剌刻鏤。大變舊法。晝則操遶水濱。怪石旁。或入幽岫林樾蒼蒨中。當月野霜庭。鳥睡蟲醒之際。啓塞抑按未嘗去手。一日悟其法。起舞拍牀。罵前人輩鈍。

不聞此妙矣。頃之其鄉人持一管萬里外。遇解音客。購之萬錢。雙絹。自是洞虛子簫聞天下。顧逢僻左。足不到吳越。歌舞塲家。若十指不給。其後俗簫稍稍竊其粗似。丹碧之名。洞虛亂吳市中。暴得直。而真洞虛子家故貧。自若也。時滄蕩以酒。人客高門雅士間。語次罵坐。衆欲毆之。已而聞簫聲。滿坐皆歡。又相與洗盞更酌。蓋其爲人如此。四方之知洞虛子者。至今莫知其何許人也。其簫表裏濯治。得議制之妙。無取聲。無氣。飾以行草秀句。山水漁釣。官觀。蟬樹。人物。花。

鳥蟲牙襍工寫描勒入神而其獨得之妙在選竹竹
至千尺取十一蓋有柯亭爨下遺識乎嘯咏之頃輒
以斤鋸自隨園公林監或詆病之好事者賞其僻不
問也予嘗得二焉其一瀟湘合流八景分峙隙間題
詠毫髮可數其一十八尊者圖李龍眠筆蘇子瞻贊
秦太虛記皆具嘗置酒倚琴而吹之因謂子是藝如
北方佳人絕世獨立餘粉黛皆土耳昔人品庾信月
明孤吹然非洞虛簫寧稱子山文乎袞大喜遂別琢
一枝遺予形以一丘一壑一觴一詠而題其上云青

筠欲托王褒賦明月吹成庾信文。且曰。簫之壽計年計十人之壽。計十計百。先生作傳。洞虛之壽不可計。敢請予笑諾之。因訪其利病最要處。袞乃曰。簫孔下出貫綸者。兩空差後而斜睨。勿居中而徑往。予愛其聰巧絕倫。戲爲簫洞虛傳。傳之。嗟夫。恐亦如流馬木牛。尺寸具諸葛書中。人不能用也。

張山來曰。此日之簫。其貫綸處皆近後而斜睨。無居中者。其殆皆本于車君耶。○又曰。黃九烟先生爲予言。韓翁能吹鐵簫。冠服詭異。時而衣大袖紅。

衫如豪富公子時而破衲襤褸如貧乞兒予聞而異之因訪焉面城而居敗屋一楹几上置大小竹管若干具皆有竅長四五六寸不等裂片栳三四寸許者書簫譜約三十字堆滿几案翁衣貉裘冠狐帽如管伍中人語操北音予請聆其技乃出鐵簫者三其二制與常簫等左右手各握一具以鼻吹音無參差也其一約長二尺餘口吹余因詢其所裁竹管荅云竹不論長短皆可吹但須因材剡竅耳予簫譜止四五句熟之則諸曲皆可合也

尚有鐵琴一。今在真州。未携來。不能爲君奏矣。學
予技。頗能已病。撫軍某患目疾。予授以吹簫而愈。
制府某患齒病。予授以吹簫而愈。所治者非一人
矣。復爲余言。今醫家每以王道治病。王道性燥裂。
恐反增疾。予則純以霸道治之。是藥皆取其魂而
去其質。僅輕清之氣耳。予因知翁未嘗讀書。誤謂
霸爲王。謂王爲霸也。因讀簫洞虛傳。附記於此。

鬼孝子傳

宋 曹射陵

海寧陸冰修述閩中高雲客之言曰其鄉有鬼孝子者生七八歲父亡於外家無宿糧孝子卽能以力養其母俛母安其室而無他志將束冠聘某氏女未及娶孝子忽以疾死自是母無所依有鄰人某者將娶之謂媒者曰若之夫久相失矣若之子又卒亡矣若之家無三尺之童且無衣無食矣若其何以自終乎予欲與若偕老若其許之乎媒者悉以告其母母將許之孝子是夜忽聲作於室嗚嗚然環榻而告母曰

兒雖死。兒心未死也。兒與母形相隔。魂相依也。鄰人欲奪吾母。母遂將從之乎。母驚哭曰。失身豈吾素志。始汝父死。賴有汝。汝死。吾復何賴。汝爲我謀。我何以生。孝子曰。兒之生。曾以力養吾母。亦曾以餘力聘某氏女。兒不幸早喪。母無所依。某當歸。吾聘資爲母生計。母曰。如不應何。孝子曰。兒當語之。是夜果見異於某家。某倍償前貲以歸其母。母以是自給三年。許資盡。母復呼孝子之魂而告之。孝子曰。兒生能以力養吾母。死亦能以力養吾母。母曰。吾兒鬼矣。烏能復以

力養孝子曰母常市中語擔者曰爾倍平日所擔吾
兒當佐汝母果入市語擔者曰若兒死矣烏能
佐吾擔其母曰請試之擔者果增以倍孝子陰佐之
擔者疾走如平日因以所獲錢穀歸半於其母孝子
日佐之無間母以是自給至老嗚呼孝子當父死後
能盡孺慕之孝以養其母俾母安其室而無他志迨
身死後復能精魂周旋其母俾母獲全生平之節而
且以死力佐擔養母以至於老豈非孝子之爲德非
死之所能間乎爰記其事而傳之

張山來曰。予嘗謂鬼勝於人。以人不能爲鬼之事。而鬼能爲人之事也。然世之齋志以歿者。不能憑依於人。以爲厲。豈真如子產所云。用物精多。則魂魄強否。且反是耶。今鬼孝子。竟能自行其志。可以爲鬼道中開一法門矣。

黃履莊小傳

戴

啓

文昭

黃子履莊。予姑表行也。少聰穎。讀書不數過。卽能背誦。尤喜出新意。作諸技巧。七八歲時。嘗背塾師。暗竊匠氏刀錐。鑿木人長寸許。置案上。能自行走。手足皆自動。觀者異以爲神。十歲外。先姑父棄世。來廣陵。與予同居。因聞泰西幾何比例輪板機軸之學。而其巧因以益進。嘗作小物。自怡見者。多競出重價求購。體素病。不耐人事。惡劇黷。因竟不作。於是所製始不可多得。所製亦多。予不能悉記。猶記其作雙輪小車一。

輻長三尺餘。約可坐一人。不煩推挽。能自行。行住以手挽軸旁曲拐。則復行如初。隨住隨挽。日足行八十里。作木狗置門側。臥如常。惟人入戶觸機。則立吠不止。吠之聲與真無二。雖黠者不能辨其爲真與僞也。作木鳥置竹籠中。能白跳舞飛鳴。如畫眉。凌越可聽。作水器以水置器中。水從下上射如線。高五六尺。移時不斷。所作之奇俱如此。不能悉載。有怪其奇者。疑必有異書。或有異傳。而予與處者最久。且狎絕不見其書。叩其從來。亦竟無師傳。但曰予何足奇。天

地人物皆奇器也。動者如天。靜者如地。靈明者如人。賸者如萬物。何莫非奇。然皆不能自奇。必有一至奇而不自奇者。以爲源。而且爲之主宰。如畫之有師。土木之有匠氏也。夫是之爲至奇。予驚其言之大。而因是亦具知黃子之奇。固自有其獨悟。非一物一事求而學之者所可及也。昔人云天非自動。必有所以動者。地非自靜。必有所以靜者。黃子之奇。其得其奇之所以然乎。黃子性簡默喜思。與予處。予嘗紛然談說。而黃子則獨坐靜思。觀其初思求入。亦憂憂似難。旣

而思得則笑舞從之。如一思礙而不得，必擁衾達旦。務得而後已焉。黃子之奇固亦由思而得之者也。而其喜思則性出也。黃子生丙申，於今二十八歲，其年月日時與予生期毫髮無異，亦奇也。因附書之。

附奇器目畧

一驗器

以日驗者，今則以目驗之。此器能診試虛實，分別氣候，證諸

驗冷熱器

藥之性情，其用甚廣。另有專書。

驗燥濕器

內有一針，能左右旋。燥則左旋，濕則右旋。毫髮不爽，并可預證陰晴。

一諸鏡

德之崇卑，惟友見之。面之妍媸，惟鏡見之。鏡之用止於見己面，亦可以見物。故作諸

鏡以廣之

千里鏡

大小不等

取火鏡

向太陽取火

縮容鏡

臨畫鏡

取水鏡

向太陰取水

顯微鏡

多物鏡

瑞光鏡

製法大小不等大者徑至六尺夜以一燈照之

光射數里其用甚巨冬月人坐光中則通體生溫如在太陽之下

一諸畫

畫以餽觀或平面而見爲深遠或一面而見爲多面皆畫之變也

遠視畫

旁視畫

鏡中畫

管窺鏡

畫全不似畫以管窺之則生動如真

上下畫

一畫上下觀之則成二畫

三面畫

一畫三面觀之則成三畫

一 玩器

器雖玩而理則誠夫玩以理出君子亦無廢乎玩矣

自動戲

內音樂俱備不煩真畫

人物鳥獸皆能自動與真無二

燈衢

作小屋一間內懸燈數盞人入其中如至通衢人市人煙稠雜燈火連綿一望數里

自行驅暑扇

不煩人力而一室皆風

木人掌扇

一 水法

農必藉水而成水之用大矣而亦可爲諸玩作水器

龍尾車

一人能轉多車灌田最便

一 線泉

製法不等

柳枝泉

水上射復下如柳枝然

山鳥鳴

聲如山鳥

鸞鳳吟

聲如鸞鳳

報時水

瀑布水

一 造器之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凡目中所列諸器有非尋常斤斧所能造者作

造器之器

方圓規矩

就小畫大規矩

就大畫小規矩

畫八角六角規矩

造諸鏡規矩

造法條器

張山來曰泰西人巧思百倍中華豈天地靈秀之氣獨鍾厚彼方耶予友梅子定九吳子師邵皆能通乎其術今又有黃子履莊可見華人之巧未嘗或讓於彼祇因不欲以技藝成名且復竭其心思於富貴利達不能旁及諸技是以巧思遜泰西一

籌耳○原本奇器目畧頗詳茲偶錄數條以見一

班云

卷六終

虞初新志卷之七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書戚三郎事

周亮工 臧齋

江陰城陷。徵戮抗命者。邑有戚三郎。與婦王篤伉儷。夫婦皆好推施。一子甫五齡。家所向惟關帝君祠。戚夫婦虔事之。月朔望。未辨明。卽肅香祠下。二十年如一日。城陷被兵執。舉戚足帶糾其臂。數被創。擁至通衢。見妻爲他兵拽去。戚呼號就之。復被創。前後几十

三創首亦被刃。推擁過帝祠。不勝步矣。倒地上。兵見其氣息僅屬。舍之去。戚心獨朗朗。念皮事帝得死。楹下足矣。然度難死。帝顯赫。或有以援我。日且暮。覺祠中有異。糾臂帶忽裂。裂聲如弓弦。作霹靂鳴。戚臂左受創。糾縛既斷。因得以右扶首。首將墮。喉固未絕。因宛轉正之心。朗朗念帝顯赫。真援我也。黎明。兵數過。戚見血痕模糊。謂死矣。不復顧。久之。有老翁嫗趨視。戚憐之曰。三郎垂斃矣。盍掖之歸。戚雖憤然。心識其爲比鄰錢翁沈嫗也。頃之。兩人續以薑棗至。越二日。

入曰兵封刃行且去耶活矣乃不復至戚首爲血槓
乃因之固漸能起舉視室中無一有者五齡兒固坐
足旁泣而屋中乃僵二尸辨之鄰錢翁沈嫗也戚恐
甚久之悟兩人殆肅帝命以授予者因強起跋躋過
帝祠欲投地身不能屈立作叩首狀首叉若將離者
乃依檻祝曰身賴帝活惟帝終有以庇予因念翁嫗
死而生我不可久暴露吾室有木可爲櫬第安所得
匠憶衆爲帝治寢宮城圍工未竟匠或有存者往迹
之見三匠踰戶語戚告以故戚隨戚歸戚指示木所

在匠遽爲操作。戚匍匐乞米以爲食。久之不得。僅從空室得冬炒半囊歸。入室失三匠。而有五。懼戚念約爲二而五之。去又不俟。尋歸耶。趨帝宮。皆無人。三尸仆戶內外。固三匠也。戚驚懼。是時兵遠去。人漸歸。乃倚所識以牒厝翁姬。及匠而瘞之。隙地戚數得。帝佑神理亦漸旺。復至帝祠。能稽首投地矣。肅告帝。謂帝恩我無極。第妻無由見帝。其以夢示歸。而夢帝驅之曰。疾去數里外。有舟待。越月之十四日。終不可見矣。辨明力疾負子行。至津亭。見有艤舟柳下。若有待者。

其人爲成三。戚曰：若何待成？曰：吾之室被擄而南，吾將操舴艋往，獨不可往。度邑中失侶者多，應有往者。故遲之。戚曰：帝示我矣。予爲此子覓母，得附舟行，幸矣。具告以夢。成亦手額曰：帝祐君，合浦珠自當還。吾卽不德，藉君庇以分神貺。浮萍斷梗，或與一遇乎？言訖，相與泣數行下。憂患易感，意氣殊相得也。抵昇州，舟刺鬼面城下，乃入市，揭示四達之衢。曰：江陰戚三郎覓妻，王能爲驛騎者，予多金。成亦揭示如戚。有某者，見戚所揭示，往見戚，曰：予我金，告爾妻所在。戚雖

揭示謬語耳。固無從得金。語某曰。我實無金。期一見婦耳。某歎曰。世固有不持金而求得婦者。疾起去。成挽之。告以戚爲帝所指示。始昧昧至此。實不持金城陷。家破。安得金。某聞成語。悽然憫之曰。卽告爾妻。所在不得爾金。易耳。顧無金。彼武人。赤手返爾妻耶。具告以妻所在。戚與成徬徨久之。某忽曰。予何能戚。曰。能書某曰。機在是矣。某公者。矢願於報恩塔下。倩人書百部首楞。施四方。方見人。子誠善書。計可得數金。事或可圖歟。曷疾去。戚乃尾其行。而以子屬戚。見某。

公以情告。試以書書誠。工某公既善其書。又憫其遇。施十金。某踉蹌攜戚至。某慄郝總旗所。郝他出。郝婦曰。誰耶。戚告以故。婦曰。誠有江陰王氏者。予我金。我與爾婦戚喜。婦無多索。跪獻金。婦持金入。久之不出。又久之。出。四顧曰。何爲者。戚與某戚驚噪。婦愕然曰。何爲者。乃誣我得金。室固無爾婦。安得爾金。命闇者撈逐之。戚掩涕怨某相與。且去。戚方與某子望其與妻俱歸。已得故。怒目曰。不得婦。又失金。不值一死耶。奈何。遂返。明日與我俱。明日戚攜子偕戚往。旬旬於

門郝方立毬塲弄鷹召入成瞪目欲裂譖而前吾成
三是爲吾友戚三戚婦在公所昨攜金贖婦公夫人
得金乃不與婦吾與戚邑陷家破與婦失去死絲粟
耳無家死失婦死失金亦死公不與戚婦十步之內
以頸血相濺矣突出刃靴中欲自殺郝怒張急止之
曰安有是吾婦何從昧爾金勿自殺吾入詢誠有是
吾不以爲婦矣乃急入久之聞謔譏聲已復聞郝撻
婦戚與戚咸跪呼於外曰勿撻夫人但願還婦足矣
食頃郝出氣結擲金於地曰急持去戚稽首曰戚急

得婦不急金。且金歸公室。一日夜矣。又吐之。公大人
義不爲也。爭之益力。郝曰。義哉子。爲友乃以死爭。計
戚所持金。烏足贖婦。然吾高子行。何計金當以婦歸。
子友因呼婦出。戚方注目不瞬。謂妻且至。望不類少
近。則成與婦相抱痛哭。婦蓋成妻也。先是成妻之被
擄而南也。過邸舍。書壁曰。我江陰成三郎妻王氏。爲
某標郝擄。見者幸以語吾家人。之成字微落。獨存戊。
某第見戚所揭示。故遽報之。戚云。郝見婦反屬成。訝
曰。異哉。子以死爭友。而顧乃自爭天下。嗜義者獨爲

人哉。天合子。子疾去。成曰。金出。戚而婦歸。我何去。
去則戚之金不返。我誠我乎矣。郝曰。奈何。成曰。小人
勇於力。妻善鍼黹。公誠能錄小人夫婦。願得二十金。
戚聽其見婦。小人卽除馬通。婦括爨。下甘心也。郝曰。
義哉。然吾無所需。子有張將軍者。方見役。曷爲子言。
之。郝卽趨張所。戚亦隨成往。張見成許。納出廿金。予
成。券成。成以金予戚。戚曰。子激於義。售夫婦身。期
全吾夫婦耳。願吾婦何在。得金安往。相與絮泣。張曰。
爾姑醵金去。得間當具以語我。當爲免之。戚見張位。

都赫往來甚夥。意顯者苟留意。憂不得妻耶。乃叩首曰。予向賁十金耳。成售身倍其金。予我我義不敢受。然成緣我金得妻。又不忍分我金。吾儕落魄。得金卽隨手逸。金盡妻終不可得。且負兩公義。曷以金留公所。公但爲我覓妻。妻得成之心盡。我卽倍費成金。無愧於成矣。張領之。納金。令爾亦覓所在。來語予。毋獨恃。予閱二日。成方除馬。通過壞牆。閉諸婦人。多操鄉里音。成私度曰。賊妻脫在。是誰復知者。乃亦操鄉里音。過曰。戚三郎屬予尋婦。今安所得耶。婦聆之。迫於

監者不敢答。晚如廁遺片紙。墻隙復操鄉里音曰。此紙納之隙。畱以備明日成遙聞之。覺有異。俟人定。趨取紙。細書戚三郎妻王氏卽今在此。君急語我夫。成得之大驚喜。急聞之戚。戚乃攜子先懇之郝。郝與俱來。戚直前跪曰。連見妻所在。聞卽在府中。願憫之。張卽詢所繫。婦首王氏卽戚婦。耶呼之。出真戚婦也。戚見婦驚悸錯愕。未敢往就。搖搖不知悲。其子見母出。突奔母懷。仰視大痛。婦亦俯捧兒哭。失聲戚至。是始血淚迸落。戚戚跪張前。戚婦亦遙跪聽命。張曰。是誠

爾妻然是人少有色故違爲首約直五十金半猶不足望得婦耶。戚免邾言之曰。邑陷家破安得金將軍。憫之。且娓娓言。帝所以祐之者。復告以夢期以動張。張曰。衆無一贖。始贖卽減定值。何以示來者。堅不許。戚曰。成售夫婦身。僅得此金。而又苦不足。天平安所得金。戚乃大哭。婦哭而戚子又遑遑往來哭於父母旁。邾哭張之廝養。哭張姬妾環屏內者亦哭。久之張亦涔涔淚下矣。哭聲鼎沸間。張突躍起曰。止止。吾還汝婦。不須金也。城陷家破。爾誠無所得金。且爾數所

創弗死。非帝祐不至。是爾誠善者。吾還爾婦。不須金也。成以爾故。售身於吾。爾夫婦還而成。畱成卽不怨。爾爾何以謝。成吾既還爾婦。兼還爾友夫婦。爾夫婦其與爾友夫婦俱還。此二十金。卽爲爾輩道里需。不須金也。吾還爾婦。然我有言。爾亦毋我逆。爾之子秀而慧。我憐之。蓋以子我我老矣。無嗣。誠子我。我不奴視子。不隔膜視子也。戚急遽未有以應。婦忽趨前。唾耳。留戚久之。復揚謂戚曰。子尙需乳耶。戚遽膝前曰。將軍生今。爾家夫婦且欲子。下愚子何不可者。將軍

喜急前抱兒。兒亦嬾將軍。不復甚戀。父母將軍益喜。呼戚夫婦坐。待以親串禮。舉兒入室。遍拜所親。已復劍兒出。衣冠煥奕。賓從以下皆羅拜。慶將軍有子。戚與戚兩家謝將軍去。計戚初見張將軍。日。實帝所示。十四日內也。人咸以爲戚虔於帝之報云。戚歸既安。其室復過某公。爲書經塔下者三閱月。因得往來視兒。將軍亦多所贈。久之。將軍病卒。將軍擁高貲。族子利之。戚以戚自有父母。非吾族類也。聳臾其歸。戚子亦因之便去。諸母惡族子。競以所有與戚。戚子所攜。

甚厚。至今爲江陰巨室。成亦依戚終其身。子歸後。新帝祠江上。知名之士。咸爲詩文紀之。戚盡鐫於祠右。張山來曰。關帝能宛轉嘿佑戚。郎則曷不于其婦被擄時。顯示神威耶。豈數當有難。有不可免者耶。又豈必待訴禱而後應耶。然終不可謂非帝佑也。

象記

林 璐

國家大朝會。陳設鹵簿。馴象所引象列門外。各以品秩分。左右百官入。鐘鳴鞭響。羣象鼻相交。無一人敢闖入者。朝散各以先後歸。有罪則宣勅杖之。伏而受杖。此其所從來遠矣。然中人昔爲余言。守土者以期貢象必入。山告語之曰。朝廷詔汝備禁衛。將授官於汝。象俯貼足如許諾狀。卽馴而行。無能捕捉也。思陵時將貢象。先期語之一象許諾。會明旦不果進。皇朝定鼎。徵貢象。象數頭諾而來。前一象呼之不至。遲數

日。翩然來取其牝。蓋山中偶也。候已竟去。守土者廉知其期。又當來。乃先期語之曰。今天子神聖。薄海內外。知天命有歸。帶甲者率先以軍降。守土者次第以城降。汝異類。敢抗天子不赴耶。至期來。竟復去。守土者異之。設大砲於衢。語之曰。汝愛妻。數數來。汝再逸去。當死砲下。象聞之。徐行伏砲臺下。若待以舉砲者。嗚呼異矣。夫人未有不愛其妻者。愛妻并愛吾身。誰能以其所愛。易其所至愛。而今見之於一象。嗚呼異矣。聞其言。退而爲之記。

張山來曰。聞象房羣象。皆行清禮。三跪九叩。首獨
一老象不能。猶作漢人跪拜云。因錄此文。附記於
此。○世人畫象。雖龐大而帶嫵媚。及觀真象。殊屬
笨伯。尤恨其皮色穢濁。不似有識者。以貌取人。失
之于羽。吾於觀象亦云。

姚江神燈記

朱一是

近修

往余聞姚江有神燈。以爲誕。詢邑人曰。有之。四三月間始見。東郊嶽廟爲盛。余候其時。攜同輩往。數數不獲遇。廟僧曰。天驟熱。將雨遇矣。余又候熱往。日暝抵廟。登山巔。玉皇殿。憑高俯眺。忽見二燈冉冉從廟出。若懸于足底。回首四望。俱有所見。如晨星落落布野。已漸稠密。百千萬億。熠熠往來。不可紀極矣。有一燈獨行者。有並攜二燈者。有百什燈排列徐徐若官人出行。鹵簿前導者。有若二隊相值。各分去者。有相值

若揖若語而別者。有高攀者。有下移者。有置燈憩坐者。有穿林踏險而行者。有渡江者。始渡若揭衣躊躇登岸則速者。其光或類若有所矇。或光動若庭燎。或滅或復明。或數燈合爲一。或一分爲數。或迎風疾行。燄反向而熾。或徐行則斂。或駐則漸微。或排列一線。若星橋燈市。或獨燃幽處。若寒牕燕鎧。熒熒然。或高在山半。若懸竿。或出江間葦葦中。若漁火。或遠或近。在數十步內。熟眎燈下。若有二足影。喁喁若聞語聲。而實無語。余見燈聚處。使人疾趨。眎則無有其人。回

跡余所在。反有之。余不覺也。至初更鐘鳴。則盡滅焉。呼其神耶。非神耶。以余所見。洵神也。然神之德盛。塞天地。貫古今。無乎不在。而必姚江。必東郊。必四三月。必熱將雨。始見。是豈神耶。夫儒者探賸索隱。採傳聞。覽怪誌。其疑惑聚訟。宜也。余目所經見。且久立凝睇。而不知所繇然。求爲博物君子。不其難耶。抑誠有不可知者耶。不可知。則神矣。余故詳述焉。以質世之多聞者。其年丙戌。其月癸巳。其日巳卯。同游者爲年友湛侯子君進。及密沈樂三君。俞秀才咫顏。余門下士。

張山來曰。吾鄉有靈金山。每歲以六月十八日。建醮施食。檄召諸鬼。鬼火羣起。倏合倏分。其文乃韓國公李善長讀書山中時所撰。久之。其板漶漫。至不可識。道士別鑄一板。焚之而鬼不至。因仍以舊板刷文重讀。燐火復熾。迄今每遇醮壇。則新舊二檄並焚云。可見鬼神一道。與人互相感通。姚江神燈。非妄言也。

紀盜

楊衡選 聖藻

有穿窬之盜。有豪俠之盜。有斬關闢門。貪婪無厭。冒死不顧之盜。從未有從容坐論。盃酒歡笑。如名士之盜者。蓋盜者迫於饑寒。或爲讎惡報怨。不得已而爲之盜。而名士盜亦奇矣。南城蕭明葵先生。家世爲顯官。厚其貲。庾於田。時當秋穫。挈其愛妾刈於鄉之別墅。有少年三人自屋而下。破其戶。連進十數輩。曰。蕭先生睡耶。就榻促之起。爲先生着衣裳。進冠履。若執僮僕役甚謹。曰。先生有如君男女之際。不可使窺外。

事請鍵其室。迎先生至外廳。設坐面南向。焚燭其下。曰。某讀先生今古文。可一一爲先生誦之。最佳者。無如某篇。某篇之中。有某轉某句。非巧思不能道。嘗於某顯曹處。私伺先生宴。連飲十五卮。觥諸公不及也。江南藩司碑記。惟先生文爲絕筆。左右有恐嚇先生者。其益魁力止之曰。此蕭先生不可以常態驚也。索酒餽相啖食。先生爲之陳庖廚。飲酣曰。某等聞先生名久矣。不惜千金路費至此。可出其囊橐以償吾願。先生曰。昨有四百金稻穀價。惜來遲耳。今早已送之。

城中此所畱者僅羹酒之需不過二十七金人參八兩玉帶一圍而已。願持贈諸豪士左右。疑有埋藏者。盜魁曰。此先生真實語也。不須疑。敬其篋如數。夜將半。先生倦且恐。盜魁曰。先生倦乎。吾爲先生起舞解長服。甲鎧繡鮮金光燦耀。奪人目。拔雙劍起舞廳中。往來近先生鼻端。迹其壯如項莊鴻門。意在沛公。時也良久。乃止。先生待益恭。盜益重。先生自啟戶論文。始終敬禮先生。卒不敢犯。如此。先生房委曲四顧。夜黑持燈過書幌。曰。此牕櫺宜向某處。上下此樓宜對。

某方所惜。鳩工時少經營耳。登樓窺先生藏書。見名臣奏議。忠臣譜二集。曰。吾願得此筆筒中舊置網巾二副。納之袖中。字畫多時。賢爲者曰。烏用此玷辱書齋。擇其不佳者。毀裂之。有美人一副。乃名筆曰。此不可多觀者。羅君某寫有小楷扇一柄。藏筆牀側。曰。吾與此公有舊好。宜珍之。亦攜之去。將出門。邀先生送。先生強留曰。若輩皆少年豪俠。待至明日。歸取四百金。相遺何如。盜魁曰。世從無其事。余何能待。請姓名。不答曰。後會有期。惜先生老若少壯。當與之同往。先

生出走里許見木舟二泊溪口盡登搖櫓而去語作
吳下音差乎盜而如是。可以常盜目之哉。吾恐盜虛
聲者滅禮義棄詩書。反不若是之澁於文也。謂之曰
名士之盜。

張山來曰。有益如此。卽開門揖之。似亦無不可者。
雖然。天下豈少此輩哉。獨恨蹈其實而諱其名。且
所欲無饜固不若此輩之直而且廉耳。

化虎記

徐芳仲光

年來予鄉多虎。噬人甚衆。及行脚歷閩楚晉豫皆然。或曰。是帝所役以襄戈鏑所不及。或曰。所在猛鬼厲魄激鬱而化。是二者疑皆有之。而無如危子允臧所述黃翁事尤異。黃翁者。密溪人。去樵城十餘里。生三子。俱壯矣。乙未春。使耕田山中。晨出酉返。如是數日。一夕鄰子謂翁曰。田蕪弗治。倘無意乎。翁曰。兒曹日躬耒耜。奚蕪也。鄰子曰。未也。翁心怪。詰旦三子出。翁審尾偵其所。遂則見入山林中。祛衣掛樹。隨變爲虎。

哮躍四出。翁大恐奔歸。竊告鄰子。拒戶匿處。迨夜三子歸。呼門良久不應。鄰子諭之曰。若翁不爾子矣。問其故。以所見告。三子曰。有之。帝命所驅。不自由也。因嗚咽呼翁曰。罔極之恩。寧不思報。無如父名早在劫中。兒輩數日遠出。正求其人。可以代者。旣爾還露。不可復止。然某所衣領中有小冊。幸爲簡付。不然。父固不利。兒皆坐是死矣。翁因取燭。覓衣領中。果得小冊。皆是熊羆應傷虎者。而翁名在第二。翁曰。奈何。三子曰。第開門。當自有策。翁勉聽。三子受冊泣拜。因告翁。

曰此俱帝命。父當蒙厚衣數重。勿結帶。加黃紙其上。匍伏虔禱。兒自有救。父法翁如言。三子次第從後躍過。各啣一衣。虎吼而出。遂不復返。翁至今猶在白。昔以人化虎。多有之矣。如封部李微輩。卽皆易皮換面而去。未有漏處人中者。三子者。且帝旣以傷人役之。而又刻其父冊中。尤極難處之事。而三子求代不得。又曲盡以全之。可謂形易而心不易者矣。天下固有五官四體居然皆人。而君父當前。竟不相識者。豈旣已虎矣。而猶有恩之不可負哉。雖然。三子旣虎矣。奈

何則。翁名冊中。豈司此者。偶忘之乎。又豈年來。氣數之變。雖負恩之大。至于戕賊其父。帝亦恣其所爲。而不甚問也。耶。則非予之所敢知也。

張山來曰。三子求可以代父者。其計甚拙。設代者當死於虎。則僅足蔽其本辜。未可以代其父罪。設彼不當死於虎。而三子枉法以殺之。則是父罪未免而已。先罹于法矣。將若之何。

義犬記

徐芳仲光

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賈還策一衛橐金可五六百個過中牟縣境憇道左有少年人以梃荷犬至亦偕憇犬向客呿啞若望救者客買放之少年窺客裝重潛躡至僻處以梃搏殺之曳至小橋水中蓋以沙輦負橐去犬見客死陰尾少年至其家識之却詣縣中適縣令升座衙班甚肅犬直前據地呌號若哭若訴驅之不去令曰爾何冤吾遣吏隨爾犬導隸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隸掀輦得屍還報顧無從得賊犬亦復

至號擲如故。令曰：若能知賊乎？我且遣隸隨爾。犬又出。令又遣數隸尾去。行二十餘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嚙其臂。衣碎血濡。隸因覘之。到縣具供。敘客狀。問其金。尙在。就家取之。因于橐中得小藉。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藉其橐歸庫。犬復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橐金安屬。犬快將無是乎？乃復遣隸直往太原。此犬亦隨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橐金無恙。大感慟。客有子。束裝偕隸至。賊已度死獄中。令乃取橐驗而付。

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襯偕返。還往數千里。旅食肆宿。與人無異。

論曰。夫人赴幾在智。觀變在忍。禍起倉卒。張皇震懾。而不知所出。智不足也。不忍忿忿之心。蹈義赴難。而規畫疎畧。志雖誠而謀卒無濟。忍不足也。故曰成事難。使犬當少年戕客之時。奮其齒牙。以與賊角。糜身巨挺。而不之避。烈矣。然于客無補。啣哀茹痛。疾走控額。而於賊之窟宅。未能曉識。縱令當事憐而聽我。荒畦漫野。于何索之。冤雖達。賊不可得也。惟明有報賊。

之心而不驟起以駭之。知縣之可訴而姑忍以候。逡巡追躡以識其處。賊已在吾目中而後走。訴之已落吾彀中而後奮怒於一嚙。而讐可得。金可還。太原之問可通。而客之慨可以歸矣。其經營綢繆不必痛之遽伸而務其忠之克濟。是荆軻聶政之所不能企。子房豫讓諸人所不得遂而竟遂之者也。豈獨信訟公庭。族走數千里外之奇。且壯哉夫人孰不懷忠而遇變。則淪孰不負才而應猝。則亂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臨天下事。何弗辦焉。予既悲客又甚羨客之有

是犬也而勝人也

張山來曰義犬事不一而足特錄此篇者以其事
爲尤奇也○又曰犬固義矣而此令亦有良心設
暴吏當之此金尙能歸客之子乎

奇女子傳

徐芳 仲光

奇女子者。豐城楊氏女。歸李氏子。爲婦。譚兵圍南昌。遊騎四出。掠丁男實軍。婦爲小校王某所得。校山東人。故有妻。婦曲意事之。甚見驩。已生一子矣。何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生事蕭條。恨不身生羽翼。妻曰。何也。婦曰。妾故夫本大家。先世遺貲良厚。當播越時。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擄棟宇皆燼。此中重寶。瓦石同沒。使得徙而之此。妾與夫人何患不富乎。妻艷之曰。果爾。盍遣人發之。婦曰。此妾

手營無人識也。嗟惜而罷。他日妻又問婦曰。妾固籌之。欲得此金。非妾行不可。妾婦人。安能遠出。必易服。還。還且數月。而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喜曰。弟行耳。若子。吾自撫之。婦故終戀不肖。妻憊愈力。乃擇日釋笄。薙辮。褰袴。腰弓刀。從兩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飲兩健兒。皆醉。夜潛起。駢馱之。馳騎至里。以馬策撾家門。大呼。夫從牖罅。瞷視。見是少年將軍。不敢出。里老數輩。稍前謁問。婦曰。別有勾當。不關公等門。故婦歇馬中堂。踞坐。索飯。大呼。

此甚厲。里中疑有他故。恐相累。共促夫出。夫偃僂前
謁。伏地不敢起。婦曰。頗識吾否。夫對曰。萬死不能識。
將軍婦曰。試認之。夫謝不敢。側目微睇。惘然失措。婦
歎曰。真不識矣。於是推几前。抱夫起。痛哭曰。妾非他
妾。君被掠。楊氏婦也。具述其易裝巧脫狀。一時喧動。
里中親識更闔門賀。李氏子再得婦。事聞邑令。爲給
牒獎許。紳士之賢者多婦義畧。相率爲詩歌美之。皆
曰。奇女子。奇女子云。此甲午年事。

論曰。易有之。婦人之吉。從一而終。郵亭之婦。以引腕

小嫌舉刀自斷其臂。其宵隱忍驅掠。爲所養生子乎。
女行如此。節不足稱矣。然人之情。於近則暱之。所遠
則益疎。而擲之。婦巾幘婉弱。異地飄墮。以數千里雨
絕星分。勢無回合。乃能譎謀。幻出弭耳。拳檻之中。颺
翻絳籠之外。弄愚婦如轉丸。剪克雛若折朽。其淺智
沈勇。有壯男子不辦者矣。彼臺柳之假手虞候。樂昌
之乞憐半鏡。奄奄氣色。視此孰多乎。女子如此。不謂
之奇不可也。遼盱郡之變。里中有長年爲卒繫駕一
舟。舟所載掠得婦十數人。膏首絃服。笑語吃吃。無有

幾微慘悴見顏面者。長年退而歎息。而某村少婦歸。一升夫開百計營入以重金求贖婦。見夫瞠目曰。此非吾夫。夫駭走。幾於不免。蓋情遷腹變。其甚者又如。此矣。且天下之得新捐故。讐其夫不肖一顧者。豈少乎。抑如柳先生所傳河間婦者。自昔已如是耶。或曰。女子不忌夫是矣。而舍其子。無乃忍乎。東海生曰。此所以奇也。非是子。無以信其妻。而故夫不可見矣。所養之子。奚子也。世之不能爲女子者。皆其不能舍者也。女子之以金珠艷其妻。想奇中輒而介。豈膽奇夜。

醉醺兩健兒手奇抵家不遽識夫踞而駭之而後哭之。始終結撰亦無不奇。然尤更奇於舍其子。夫惟其能舍斯所以能取也與。

張山來曰。拙菴之論備矣。尤妙在小校從軍去後始露其謀。設非然者。則小校必偕之而行矣。

曲全節義疏

阿畢阮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畢阮爾訥等題爲
曲全節義以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卽正法
牽連叛犯李範同之子李殿機也其母張氏給配象
房校尉王伏殿機年甫三歲隨母撫養因入後父王
姓後充校尉以私回原籍曾經鑾儀衛革退於廿三
年將身賣與鑲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爾庫家據幼
聘王氏供稱年三十四歲伊叔伊兄逼嫁決志不從
探得伊夫尙存不忍卽死守婦人從一之義匍匐千

餘里外。圖完聚。是女子真有丈夫行也。據厄爾庫之供。我雖一窮巴牙拉。無人供役。價買李殿機。因隻身不便使喚。復買婢蕭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不取伊僕身價。情願斷出。不忍折李殿機已配之婦。并許與蕭氏同歸。前後二婚。悉候發落。輕財好義。此巴牙拉真有義士風也。據范一魁雖供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女子遠行。迹涉嫌疑。事干非分。因喚穩婆更番驗過。已得真實。據女子之供。是范一魁鄰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護持完節。似亦人

情所難得者此皆我

皇上至德。滾仁恩。濡化洽人心。風俗直接唐虞。是以女子懷貞。匹夫向義。共成一段奇緣。播之海內。傳之千萬世。見貞節之風。超出於尋常。外者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例。何敢於例外妄奏。但王氏貞心守節。冒死尋夫。若竟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着落。情似可憫。雖據厄爾庫之供。情愿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現行之例。臣等再四躊躇。因事關風化。仰體我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至意。故備述其情。

事本末合詞上開格外之仁。均候聖斷。非臣等所敢置喙也。伏乞勅部議覆施行。

張山來曰。此事已經部覆。如其所請矣。王氏守志尋夫。固爲難得。而巴牙拉厄君聽其與蕭氏同歸。不索身價。尤屬義舉。予故亟表而出之。○按唐詩中有閨秀三人聯句。前列名處。合稱光威哀。今此疏三君聯名。因仿其例。稱阿畢阮云。